

宁海沉浮

宁海沉浮

赛时礼 肖 平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宁海沉浮

赛时礼 肖平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875印张 309千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书号 10099·1426 定价 1.10 元

内 容 说 明

一九四〇年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同仇敌忾，抗日烈火烧遍祖国大地；但盘据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国民党地方顽固派，却与日寇秘密勾结，在日寇的庇护下，组织“反八联军”，妄图扑灭胶东的抗日烈火，消灭我抗日军民。在敌强我弱，处境极端困难的形势下，我们党组织群众，武装群众，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小说刻划出了几个我军指挥员的形象，歌颂了他们那种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、英勇善战、出奇制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象司令员李挺华、营长何振东、营教导员石少坚、女共产党员春风，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对敌人反动嘴脸的揭露，也不一般化。象日寇机关关长原田，顽固派头子郑威屏、秦玉堂，写的都比较深刻，不脸谱化。

作品有些故事情节很新鲜，不落俗套；对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比较真实的描绘，生活气息浓厚。

引 子

一九三九年十月上旬一个黑沉沉的夜里，宁海地区金龙河西岸，郭家集向北的车道上，一连土顽队伍押解着一乘苦子（注），急匆匆地向盘龙山赶去。苦子里有两个人：一个是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驻宁海地区办事处主任石伯坚，另一个是石伯坚的爱人、办事处工作人员李筠。这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。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指使下，胶东境内几十股土顽都蠢动起来，公然反共，制造分裂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，破坏抗战。宁海的土顽头子郑崴屏也伙同另两股土顽王兴云部和丛金月部，不断制造反共事件，屠杀八路军过路人员，镇压人民抗日活动。这天晚上又悍然袭击了设在郭家集的八路军驻宁海地区办事处，逮捕了石伯坚和李筠。

顽军押着苦子从盘龙山的东南口子龙门口进了山，一直走到下半夜，到了盘龙山当中主峰太白顶下的五凤庵。这是一个荒废了的姑子庵，现在被郑崴屏改作囚禁重要犯人的监

注：苦子，当时胶东地区的一种交通工具。两根长木杆，当中扎着席篷，由两匹骡子驮着。

狱。监狱长把石伯坚和李筠关进东配殿里。屋里尘封土积，蝙蝠飞舞。神像都没有了，神台还在，地下扔着几捆谷草。石伯坚把谷草抱到神台上铺开，拉着李筠说：

“来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”

李筠焦躁而愁闷地说：“还休息什么，天快亮了。”

“要休息，我们要恢复一下精神。”石伯坚说。

李筠顺从地随着他在神台上躺下。两个人谁也睡不着，门口有狱卒的脚步声。他们不说什么，微闭双眼，听着静夜里的一片秋声。

在太白顶往南七里，龙山寺郑崴屏的司令部里，一次紧急会议这时刚刚结束。参加会的除郑部的团长、处长和几个重要参议外，还有王部的头子王兴云，丛部的头子丛金月。郑崴屏正在向外送他俩，一面走一面低声说着：

“情况紧急，我也不留你们两位了。宁海地区共产党的窝子就在你们两位的防区内。我们把他们的办事处打了，他们可能有行动，你们要严加防范。沈主席来电一再重申，日可以不抗，共不可不反。”他拉起丛金月的手，称呼丛金月的字说，“玉桥，你是当地人，要多负起些责任。共产党的地委机关一定要限期破获，不然，我们对沈主席不好交待，对我们也是个心腹大患。我这里看能不能从石伯坚嘴里掏出点东西，能掏出点，立刻派人送给你们。”

在他说的时侯，王兴云和丛金月不断地点头答应。卫队和随从副官已备好马站在寺院大门前。他们行礼告别，一会

儿，夜暗里就响起了杂沓的马蹄声。

他回到司令部，人们都已散去。他对一个副官说：

“去叫黄主任来！”

副官应声去了。他背着手在地上来回慢慢踱着。他已五十多岁，但腰背挺直，上宽下窄的微黄的长方形脸上，显出躊躇满志的样子。他身着便服，宽袍大褂，举止斯文，看去象是个乡下私塾先生。事变前，他是威海特别区的公安局长。日本人进了胶东，他把公安局的一部分人枪拉出来，又收罗了一部分地主武装，在宁海地区的土顽中，算是一个大腿，因此沈鸿烈委任他为鲁东七区特派督察专员、保安第一旅司令兼威海保安司令。开始他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作，后来他为了争地盘，把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挤走了，但表面上还维持着合作的样子。这半年来，沈鸿烈一再电令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，他也深感有限制的必要。他抓了不少人，也杀了不少人，但对共产党还采取回避、推诿不认账的态度。这次根据沈鸿烈的指示，把共产党办事处的人抓了，这就同共产党公开破裂了。他在考虑共产党可能采取的行动：从西面调兵过来打他吗？在地方上捣乱吗？他觉得共产党已经势穷，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。但把地方上的共产党抓净，却仍是当务之急……

“司令找我？”政训处主任黄文藻进来说。

郑崴屏转回身来，说：

“你去跟石伯坚谈谈条件，他把共产党的地委机关告诉我们，我保证他夫妇的生命安全。他愿在这儿干，给他个处

长。不愿在这儿干，要到别处去，给他一笔生活费。”

从我军在宁海地区设办事处以来，黄文藻一直负责同石伯坚联系。他了解石伯坚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也很不愿再去见石伯坚。他笑了笑说：

“依我说，司令，不谈也罢。他不会说出什么的。”

“你试一试嘛！”郑蔚屏有些不满地说，“有一线希望的事也要去做，何况还不止一线希望。死到临头，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好，我试一试去。”黄文藻只得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文藻到了五凤庵。监狱长把他领到东配殿。门打开，见石伯坚和李筠迎门并立在那里，面带愤怒盯着他。他很不自在，不敢接触这眼光，故作地好像是匆忙奔来似地边擦汗边说：

“我到秦司令那里去了一趟，回来听说发生了这事。”接着叹了口气，“国共两党的事真叫人难说，朝为朋友，暮成讎仇。事情也太突然，电报是昨天傍晚发来的，叫立即执行。兄弟一向对伯坚先生深为敬佩，从共事以来，我们私谊很深。郑司令对伯坚先生也很敬重，现在郑司令正在设法。兄弟不用说了，当以全力保伯坚先生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！”石伯坚打断他的话，“事情并不突然，这是国民党反共、分裂的必然结果，我料定郑蔚屏要走这一步的。”他冷笑了一声，“你不是说郑蔚屏在设法吗？方法有，倒也简单，立即把我们送回办事处，赔偿办事处的一切损

失，公开承认错误，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。他肯这么办吗？”

黄文藻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伯坚先生是明白人。俗话说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何况现在箭已发出。万全之计是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万全之计！”石伯坚又打断他的话，“郑嵒屏如果还有一点抗战之心，就应该翻然悔悟，拒绝乱命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，不再搞摩擦，闹分裂，不再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。亡羊补牢，还未为晚。人民还可以原谅他。他如果决心破坏抗战，反共反人民，我们就是敌人，就没有什么话好说。他要干什么就干好了！但我要警告你们，破坏抗战反对人民的人，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！”

石伯坚的态度是黄文藻预料到的。他有些尴尬，急于离开，于是干笑了几声，说：

“昨天夜里没有休息好，先休息吧，以后再谈，以后再谈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退了出去。

黄文藻回去报告了郑嵒屏。郑嵒屏仍不死心。一个参议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应该让犯人到外面自由活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他感到生命的可贵，产生对于生之留恋。下午，监狱长来对石伯坚和李筠说，他们可以出去散步。监狱长走后，李筠说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管他什么意思！”石伯坚说，“让我们出去，我们就出去走一走。”

他们走出五凤庵。有四个狱卒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。他们走走停停，一面观览山景，一面慢慢登上太白顶。

太白顶是盘龙山的最高峰，也是半岛的最高峰。他们站在峰顶举目向四周望去，苍茫大海，百里丘野，连绵峰峦，尽收眼底。望着这自己生活着战斗着的地方，想到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再也见不到这熟悉的景物，见不到还生活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同志和亲人，他们思绪翻涌，感慨万千。他们伫立在那里，长久地默然不语。后来石伯坚指着东南方百里外隐现在云雾中的一片山峰说：

“看到五峰山没有？”

李筠已在向那个方向眺望，轻声说：

“看到了。”

两个人的心都由于激动而缩紧了。五峰山是宁海地区地下党委机关所在地，地委书记朱宇光是他们的同学和战友。石伯坚自幼相依为命的弟弟石少坚也在地委工作。李筠的家，也算是石伯坚的家，就在五峰山下凤凰崖村。但云山遥隔，生死殊途，再也见不到他们一面了！

石伯坚转向北方，向着宁平县东面的一道山峦又望了一会。那里是他出生、长大的地方，连着他童年、少年时代的全部记忆。那个山口他走过多少次呀！他记起了他去登海师范念书时，送弟弟少坚到舅舅家寄养，兄弟二人在这山口分手时的情景。

他们站在山上，留连忘返，直到夕阳西下时才下来。

晚饭后，监狱长进来说：

“黄主任说，石先生需要什么，可以写几个字给他。”

石伯坚说：“告诉你们黄主任，我们什么也不需要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监狱长又来说：

“黄主任问石先生，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？”

石伯坚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谢谢你们黄主任，什么也不需要他做！”

这天下午，他们被禁止出去，看守人员态度也大变。从一切迹象看，敌人要下手了。夜里，他们没有睡觉，互相握着手，坐在神台上。四周山泉流响，秋风呼啸。忽然从龙山寺那面传来深沉的钟声。石伯坚俯首向着李筠深情地说：

“你还记得吗，三五年秋天，我们在任家庵，也听到过龙山寺的钟声。”

“记得。”李筠轻声回答。

三五年秋，也是十月的一天，他们到山里一个叫任家庵的小村来向县委书记朱宇光报告工作。那天晚上，由朱宇光提议和主持，他们结了婚。在地下交通站一家三口的参加下，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。当他们互相握手表示自今而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传来了龙山寺的钟声。当时朱宇光还开玩笑说：“听，龙山寺也在为你们敲钟祝贺呢！”

沉默了一会，石伯坚叹了口气，俯在李筠耳边轻声说：“不知宇光能不能接到消息，做好应变准备？”

“我想能。”李筠也轻声说。

“情况和意见也没来得及写给他。”

又是沉默。停了一阵，李筠低声说：“也不知爹、妈和春风怎么样，敌人会不会迫害他们？”

“你说起春风我又想起件事。”石伯坚说，“你知道任洪吉大爷和大娘非常喜欢少坚，几次露出要把春风给少坚的意思。那时因为他们小，我推过去了。这几年，顾不上谈这事，现在没有机会谈了。真对不起两个牺牲了的同志……”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们觉得未了的事情太多了！

这天夜里，敌人杀害了他们。

也在这天夜里，在五峰山下凤凰崖小学里，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几个地委委员连夜分赴各地传达地委做出的应变指示。地委书记朱宇光站在窗前向院里望着，眼睛透出焦虑的神色。一会，院里响起了匆匆的轻微的脚步声。他急忙迎向门口，拉着一个青年的手进来。这个青年，中等个，身体健壮，微黑的面孔线条分明，匀称方正，这就是石伯坚的弟弟石少坚。石伯坚父母早逝，他在师范念书的时候，石少坚寄养在舅舅家。他毕业后，同李筠、朱宇光一起，以教书为掩护，开展党的工作，就把少坚接到学校，名义是工友，一面协助做些工作，一面读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锻炼，他们介绍他入了党。事变后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朱宇光继续做地下工作，石伯坚、李筠、石少坚到了起义队伍。队伍西上，不久石伯坚和李筠被派回宁海地区办事处。石少坚经过近两年的战斗，由战士提为班长、排长，以后又担任连长、指导员。五月间他被调回宁海地区，在地

委做政治交通员(注)，以高家镇地下党开设的书店为掩护。但由于反动派压迫的加紧，他们却一直没能见面。

朱宇光让他坐下，问：

“老何见到你啦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朱宇光踌躇了一下，但还是坚决地说了：

“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，伯坚和李筠同志出事了，被郑崴屏抓去了。”

石少坚心里一震，腾地站起来。朱宇光紧接着说：

“情况现在还不明，已经安排人探听去了。你得马上去龙城，通知县委：第一、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，表明顽固派已公开分裂，公开反共反人民，今后会更残酷地向我们进攻。要他们立即做好应变工作，过去有些暴露的同志要马上转移，工作要更加隐蔽。第二、我们的斗争今后会更加困难。顽固派决心要消灭我们，可是我们一定不能被他们消灭，我们要消灭他们！抗日的担子我们要挑起来。发动群众发展党的工作要迅速地积极开展，起义的准备工作要加紧进行。”他停了下，又加了句：“我们吃尽了手无寸铁的苦头！”

“好，我这就走。”石少坚说。

“路上多加小心，顽固派现在正在发疯。”朱宇光看着这个不久前还是个大孩子、现在政治上已比较成熟、成为自己得力助手的青年，想到石伯坚和李筠也许已经牺牲，不由深

注：政治交通员，负责向各县委传达地委的指示，并向地委转达各县委的报告。

切关怀地说。

东方透亮的时候，一个身穿蓝布长袍、头戴礼帽、肩背钱褡的青年人，大步行走在去龙城的山路上，一面走着，一面频频回顾那高耸在西方的黑沉沉的盘龙山。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放松意志的闸门，让泪水顺着脸颊直流下来。

双方都在紧张地行动起来。光明与黑暗，进步与倒退，抗战与投降，两种力量的大搏斗，在宁海地区展开了！

大地苍茫，谁主沉浮？

第 一 章

登海县城南是一片丘岭。丘岭中部，有一座较高的山，叫五峰山。五个笔架似的山峰成新月形弯着面向西南。山前有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叫凤凰崖。老人说很早以前山上曾降落过凤凰，所以就起了这么个美丽的村名。村里的土地、山岚有一多半属于东面十几里高家镇的大地主丛金月。住户也有一多半是丛家的佃户。这是个穷村，街上乱石成堆，房子大多是碎石墙，茅草顶。周围山上的地也全是零零碎碎的，“盆一块，碗一块，屁股底下坐一块。”只有山上浓密、苍郁的松岚，还显出一点气派。但历史的偶然性，使宁海地委设在这里，使它成为二次起义的指挥中心。而不久以后，一次众寡悬殊、气壮山河的战斗又发生在这里。

这时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初，阴历腊月下旬。往年这时候，村里已经是一片准备过年的气氛了。老辈就传着这样几句话：“新年来到，糖瓜祭灶。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他爹要个大毡帽，他妈要个新棉袄，再给他奶买个寿星老。”一进腊月门，卖布的、卖杂货的就多起来。过了腊八，卖年画、灶马的，卖糖瓜的也来了。街上不断响起卖布的大鼓声，卖杂货的摇的小鼓小锣声，还有卖糖瓜的敲的铜铛声。有钱的

人家扯布做新衣裳，没钱的给孩子买点鞭炮和小玩意。年画是差不多家家都要揭的，再穷的人家也要请上张灶马，买上几个糖瓜供灶王爷。因为这个神虽然官不大，管的事却不少。他就蹲在每家的堂屋里，家里每件事他都看见，每句话他都听见。老百姓行事说话，不合乎圣道神理的太多了，平常不在乎，现在灶王爷要上天去汇报，这才觉得不好。官、神一理，没有不贪的，于是买几个糖瓜把嘴给他粘住。财主家这时开始蒸年糕、饽饽了，一蒸就是四、五天，有供祖先的，有准备正月吃的。杀猪也开始了，杀猪床子安在一个空场上，周围总是围着一群人，比要把戏的场子还热闹。要饭的也忙活起来，这几天有钱人家图个吉利，不愿门口站着个要饭的，一来就开付，饭好要。背着钱褡子，给地主、商号家和放印子钱的要账的也多了。账欠到腊月底大多是还不起的，这时都躲了起来。要账的就站在门口等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招来一些看热闹的人，使欠债户难堪。有人不小心回家被要账的堵住，往往吵起来，被劈胸揪住，拖到街上，寒伧一番，有的甚至被打得鼻青眼肿。一过二十五六，性急的孩子开始零零星星地放鞭炮了，这就更增添了过年的气氛。

但是今年的这种气氛却很稀薄了。从开春以来，不是王部派款，就是从部要粮，一些中农户也被刮光了，贫农户和佃户就更不用说了。再是，自从四月王部在这里驻上了一个连，大姑娘小媳妇就不敢在家住。十七八的姑娘都送到婆家去了，有些十五六的也送去了。媳妇都回了娘家。开始只是年轻的新媳妇躲，以后二十五六靠近小三十的老媳妇，以

至三十多往四十上数的年轻的婆婆也不得不躲了出去。村里净剩下些老婆婆、小孩和男人。准备过年的事，洗洗补补，蒸蒸煮煮，多数男人都不会做。有的会做，女人不在家，家不象个家样，也没有心思做了。不少家连房子都没有打扫，有人连灶马也忘了请。杀猪的一家也没有。往年能养肥猪的户，有的养不起了，养的一些差不多都叫王部要去吃了。财主于兆万圈里还有肥猪，可是他也不杀，怕的是显富招风。蒸糕蒸饽饽的家很少，就是富裕中农户，今儿派粮，明儿管饭，家里有点粮食也都给刮空了，剩下点面，能包两顿饺子吃就不错了。特别是一进腊月门，就传出鬼子要来“扫荡”的风声，弄得大家惶惶不安，更没心思准备过年的事了。

要账的比往年还多。不过今年躲账好躲，女人不在家，圈里没有猪，不少家鸡也早杀光了，把门一锁，什么心事也没有，找个地方一藏，只等三十晚上回家开开门，让老祖宗回家过年就行了。要账的来了，抬头一看是一把锁，找人找不到，想说点难听的话没人听，站一会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唯一比往年热闹的是赌场。今年开赌场王部发执照，五十块钱一个，不用象往年那样，有时还躲躲藏藏的。女人们都不在家，光棍汉多，子弟会不让活动，要（注）不让办，有些人没有事就上赌场消磨时间。再是村里新开了好几家小铺。不过都是在临街收拾出一间房，摆上那么个小摊摊，卖个猪头

注：子弟会，解放前，胶东东部一些农村自己组织的剧团。要，秧歌。